

顾晓军 国家图书馆里的“扫地僧”

“80后”顾晓军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多年来,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图书馆的生活始终简单纯粹,他得暇能在这安静的一隅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学了十几种语言,读了许多中西方古典文献,“在自为的环境中任意畅游”。

2022年初,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播出,其中讲述了顾晓军在国图的工作,以及他带有传奇色彩的学习故事。有人称他为国图“扫地僧”,寓意具有极高技艺却深藏不露,更多人则被他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温柔平和所感染,认为他“完美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在国图,顾晓军的日常工作普通而琐碎,帮读者找需要的书,新书上架,整理书架,解答读者各种提问,比如押金怎么缴,厕所在哪边,哪里有饮用水……但一有空闲,他就埋首于那本《游叙弗伦申辩克力同斐多》,这是一本希英对照的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对话集,一边是古希腊语原文,一边是英语译文。

这本书是春节后上架的,“我节后上班看到,特别惊喜,我觉得这简直是给我准备的新年礼物!”顾晓军有些激动,“我可以先好好琢磨古希腊语原文,再看旁边的英语,以此来求证自己的感觉。”

除了这本柏拉图对话集,顾晓军的桌上还有一本《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原本深绿色的封面已被翻得发白,还有一本德语小说《荒凉屋》。这两本书是顾晓

军自己的,“古希腊语学累了,想换换脑子,我就看这些书,特别享受”。

2003年,顾晓军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大学时就喜欢阅读历史文献的他,因为保研和考研的失利,有过一段短暂的迷茫期。后来他干过销售,“主要是卖旅游线路”,还在北京奥组委工作过一段时间。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他都会挤出时间学外语和阅读历史文献。他对语言和中西方古典文化的热爱从未止息。

2009年1月,顾晓军来到国图,这里能接触到各类原典和学习资料,也有相对宽松、自在的环境。在国图的13年,工作之余他学习了十几种语言。聊起过去,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有挫折,但那些挫折反而成了一种契机,成就了已现在的人生状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很满足”。

在北京,国图图书管理员的收入不算高,不过这对顾晓军来说不是问题,“除了普通的吃穿,我没什么花费”。“学语言最需要什么?耗工夫!”在顾晓军看来,如果自己的工作像白领那般紧张忙碌,那很多学习计划就无从谈起了。即使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可能因为需要发论文、评职称而感觉到压力,他说不愿意丢掉做学问的初心。

纪录片播出后,顾晓军在网上一“热”了起来,但他的生活与阅读一如既往。他不喜欢“网红”的感觉,更不喜欢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即使你在一瞬间得到爆发性的关注,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后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我觉得一个人,是怎样就是怎样,无论别人是捧你还是贬你,这些外界的东西

对你本身没有意义。”

“学语言真的很开心”

纪录片中有一个细节打动了无数人。“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开启监狱的钥匙……”这是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一段话。顾晓军在镜头前用法语朗读了这段话后,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泪水。

时隔一年,谈起自己在镜头前的情绪失控,顾晓军也说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何潸然泪下,“也许这就是对语言的感情吧”。

在国图,顾晓军自学了多种语言,从常见的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到顾晓军形容为“有些野路子”的波斯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再到格外小众的梵文、拉丁语、古希腊语。“文字有一种美。”顾晓军笃定地说,“对我来说,学语言、阅读原典真的很开心。”

目前顾晓军投入时间最多的是古希腊语,“它每个词的变化非常多,一个动词的基本变化可能就有上百个,一个名词的基本变化也有几十个”。“这么复杂,会显得这种语言很不经济。但是一旦你进入到这个氛围中,就会发现它能表达很多微妙的东西,这种微妙,不要说英语,甚至连拉丁语都表现不了。”顾晓军细说着古希腊语的美妙之处,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

在图书馆找到“诗和远方”

在顾晓军眼里,图书馆就是诗和远方。“诗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而远方是现实中的

远方。图书馆有书,你精神上无法超越的,可以通过书看看人家是怎么超越的。你空间上到不了的地方,也可以找本书看看,从书中有所获得。”

要把读者带向诗和远方,对于顾晓军等国图人来说,所做的通常是一些非常基础、琐碎的工作。但顾晓军能做的,似乎又更多一些。

曾经有读者专程来国图感谢顾晓军,感谢他给自己的“指点和激励”,让自己通过了一门考试。顾晓军说,这位读者是一名中医,2019年准备博士考试时,常常来国图复习。对当时的他来说,专业英语是考博最大的拦路虎。有一天清场的时候,顾晓军上前跟他聊了聊。回忆到这里,顾晓军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有些‘大言不惭’,就说英语到底难在哪儿?那时我正好在学梵文,就给他看了梵文的书,又给他念了一些短句。”

说起这样简单的交流带给那位读者的帮助,顾晓军觉得“实在太玄幻了”。“我真没想到会对他有启发,更没想到他会特意来国图感谢我。”

除了通过交流帮到读者,顾晓军特有的气质与风格也在无形中感染着读者,跟他有过接触的网友回忆:“之前在国图有幸和顾晓军先生聊过几句,为其醉心学术的热忱和坚定、辽阔的思想打动……”

对顾晓军来说,“平时跟读者交流也好,在图书馆的各种工作也好,归根结底是什么?就是要做到让每个读者都有其书。”他在日常的琐碎中,发掘了更多工作本身的意义。

据《新华每日电讯》刘梦妮/文

巴金在朝鲜前线“自讨苦吃”

1952年3月,著名作家巴金率领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共17人从北京出发,到志愿军中体验生活。

当时志愿军主副食供应大有改善,不仅粮食定量充足,且细粮占70%,肉类等副食也逐渐丰富。但是,连队的伙食,还是有部分压缩饼干、高粱米等。考虑巴金年龄较大,部队往往给他特殊照顾,巴金总是诚恳地拒绝,坚持吃战士伙食。1952年5月8日至15日,巴金、黄谷柳深入65军193师通信连,据当时的老兵回忆:

巴金来我们连队以前,军部就下了命令,巴金作为著名作家,应该按照首长的待遇来接待巴金。按照当时的命令,我们连队专门为巴金开了个小灶,可第一天就被巴金给撇了,原来小灶做的饭他不吃,而是拿着饭盆来到食堂,和普通战士一样,排队打起了饭。用巴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就是一名普通战士,看我们穿的军服不是一样的吗?不应该把我和战士区别对待嘛!并开玩笑地对连长说:你哪里是给我开小灶,分明就是对我的不公平的待遇嘛!这样子我是绝对不干的!在大家的笑声中,巴金的小灶撇了,他也和战士们一起吃起了大食堂。而且从那以后,巴金的衣食住行都是普通战士的待遇了,他也成为了连队仅有的“平民首长”。

这种情况,在巴金日记中也有

记载。如:1952年8月22日,在65军194师581团3营7连,“他们另外给我做饭,说是怕我不能吃压缩粮,我要求明天和他们同吃”。为了拒绝部队赠烟,竟“从五月七日起借感冒未愈这个理由声明戒烟”。

朝鲜老乡的赠与,巴金同样不收。1952年8月28日,房东老太太要给他4个桃子,并说:“朝鲜人、中国人,一家人。”巴金只好收下,之后把桃子转送给了志愿军病号。

在军中,每逢节日、军民联欢、庆功大会,迎送慰问团、战友等活动,邀巴金参加时,难免喝酒、应酬。巴金不善饮酒,但为人真诚,不会劝酒,也不会拒酒,只能自讨苦吃。1953年8月20日“参加会餐,喝得大醉”即是其一。其原委是:巴金第二次赴朝时已经停战,遣接战俘工作复杂繁重,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工团均来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遣俘工作,邀巴金参与采访,以揭露美军违犯国际公约、残酷虐杀志愿军战俘的行径。

8月20日巴金前去报到,晚饭时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王永生邀巴金与文化部及文工团人员见面、会餐,当然见到不少熟人,朋友重逢,巴金只得饮酒。之后看京剧,也因当时国家京剧团、越剧团都在开城向中朝军民慰问演出,并非特意招待。

据《党史博览》贾玉民/文